

《现代作家评传》丛书

一生落寞， 一生辉煌

高长虹评传

言行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一生落寞，一生辉煌

——高长虹评传

言行著

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。

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。此孟子言治國之要也。天下之民有自至之富務農是也。

按孟子云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。此孟子言治國之要也。天下之民有自至之富務農是也。

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。此孟子言治國之要也。天下之民有自至之富務農是也。

96072

使民力於南畝

也。用其寬也。稅使古者什一而賦取其當錄也。數也。民可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一生落寞，一生辉煌

——高长虹评传

言行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晒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350000

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ISBN 7-5306-2148-3/I·1915

定价:22.50元



高长虹于 1929 年赠与夫人的唯一留照

長虹週刊

1928 年高长虹主编的《长虹周刊》刊头

狂飆

第十四期

十四年三月一日

1925 年高长虹主编的《狂飙》月刊刊头

我所认识的高长虹同志 ——为《高长虹评传》作序

侯唯动

古达知道了阎继经正在砚田笔耕，大写《高长虹评传》的当儿，来信大加赞赏：“贤外甥！”

古达是大雕塑艺术家，为鲁迅塑像，许广平认为不光形似，还非常神似。他为毛主席塑像，曾在中南海生活几个月，从各方面观察伟大领袖形象，雕塑出了老人家崇高灵魂！

文艺界，谁不知道狂飙社；高长虹同志又在延安鲁艺西山美术系窑洞居住，古达是美术系的同学，这位广东才子，当然对高老是分外亲切的了。

以后，又在白山黑水间战斗，端的都又在一搭……

大家都关心高老，我就写了两回《我所认识的高长虹同志》，古达也从中了解到高老的踪迹。依我看，请他为高老塑像，必定会叫大家足兴的。

陕西，不，全国流行一个歇后语，叫做：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（旧）。”我忽发奇想，这句话，使唤在继经为高老树碑立传上，是顶妙的写照。

长虹老人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也是坎坷的一生。别的不说，我1984年的拙文《我所认识的高长虹同志》曾寄给《新文学史料》，受到冷遇；另一篇骂高长虹的歪作，却得到编者的青睐，来了个热处理……

陕西社科院文研所编辑《延安文艺研究》的青年评论家，乡党张长仓和刘锦满，扛着银老馒头，到北京来刨根根。他们惠眼识英雄，带进潼关才给发表了。

当时真个是“背着磨扇上台子唱秦腔——吃力不讨好”。

不光高老，还有一位高老——陕北乡党，著名大诗人高敏夫，也遭受冷处理。为啥这样子？“左”的流毒。人常爱说高兴二字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不高兴。

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”，继经洋洋三十五万言，就是打灯笼——照舅，照亮舅父的光辉脚印。那是雁行一样齐齐整整的足迹。谐音的“照旧”也确切，高老已经是作古了，照出来他那旧日的辉煌。

继经这人，还有心脏病，他为了写出高老的传记，也是扛着银老馒头，到图书馆刨根根；到高老的老战友们跟前，不拘是东西南北中，他日夜奔忙，总要刨出个来龙去脉，过了筛子，再过罗儿，沙里澄金，不能让高老落个：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，他才甘心。

我们说，继经有他舅父的容颜，俗话说得好啊：生女像家姑，生男像外舅。继经不光形似高老，难能可贵的是他继承了山西老黄牛的倔犟劲儿。

高长虹老人家一生耕云锄雾，为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高老永垂不朽！

继经为编《高长虹文集》，和山西孟县的同志披星戴月，到处搜集资料，把那些散落了珍珠，再串成项链儿，也是费尽了心机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工没枉费，善没错行。到底把高长虹老人家的生平和文学道路，在一团团的乱麻疙瘩和灰尘土雾中，清理出了个头头道道、眉清目秀来了。

他们还合作出版了长虹的胞弟——高歌的《高歌作品集》（上下卷）。山西的兄弟作家，是闪闪发光的双子星座。有其舅父，必有其外甥，阎继经的《高长虹评传》这部杰作，既是他研究了所有资料的凝晶，也是他可贵的拓荒精神的结果。

二

陕西有一首歌谣，很能道出已往岁月的情景：

南方的才子，
北方的将，
陕西的黄土埋皇上。

北方人骁勇善战，自古至今是这个样况。关云长的五百刀斧手，就离不了关西大汉。只是一件，才子佳人偏偏江南多得很，北方的才子却分外稀罕。

话说到了民国年间，忽喇喇地就闪出了两位才子，一位是陕西的王独清，另一位就数山西的高长虹。

隔着一条黄河，河东河西，自古永结秦晋，两省的风俗人情，大同小异。

王独清不知咋价了，被打成“托派”，从此就一满照不见踪影了……听说现在已经给平反改正了，还要出他的文集了。可是他多年不创作了，笔头子也枯萎了。

高长虹，狂飙诗人，他起手在三晋，北京也驰骋，顶有气派。他自己一个人坚守一个阵地，自己编出一个刊物，文章也独木成林。

你哪里晓得，自从高长虹和王独清像两声春雷，两道电闪，给我们秦晋的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光彩，从此，北方的后来者心盛，浑身是劲，谁说能抡动开山银老馒头的彪形大汉光会耍枪舞刀，如捻灯草，偏偏这一枝笔，就重如泰山，就要弄不了？这不是行了吗！

我们陕西扶风县立高小的革命老师冯奠安，给我们教授语文，他撤了国民党的钦定课本，给我们讲五四新文学。他给我们卸下了掩眼，当下眼界宽了，面前豁亮了。

冯奠安老师特选给我们读的作品，就有高长虹的心血凝晶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我们就踩着高长虹的脚窝，我们就顺着王独清的足迹往前走。有他们引路，我们就放开这支毛笔，抒写我们人民大众的心声，再不替那些圣人立言了。

当时的老百姓，谁家能叫娃娃上学。从小就学着打牛后半截，祖祖辈辈，斗大的字不识八升。孔圣人的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”对穷苦人民，只是学务弄庄稼，不误农时。为啥，“猫吃浆子，尽在嘴上挖抓。”糊口不及呀！

过去把著书立说的人称为夫子，高长虹和王独清，他们出了书，当然在我们眼里就是高夫子、王夫子了。

那时节，我们这些只能上几年小学的娃娃们，总在一搭估猜，这二位夫子是啥模样子。像瞎子摸象，有的说是文庙里孔子的衣冠；有的说是戴着瓜皮衬帽，穿着长袍马褂，眼睛上是

那杈子眼镜，裤带上系着眼镜盒子；总在经过的见识上琢磨。

唉！我们是草木之人，这一辈子见两位夫子，就休想了。不拘怎么，北方出了才子了，我们走路腾腾的，觉得自己沾了光了。

俗言说的是正理：

美不美，

泉中水；

亲不亲，

故乡人。

陕西人的乡党观念浓厚，难怪，几千年也叫文盲山压得腰弯背驼了，拿着书本子颠倒看，两眼墨黑。

小小的心眼，总搁着高长虹和王独清两位偶像，叹气，连个像片也难见一张，慢说是他们本人了……

谁能料到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我竟然在延安和高长虹同志住在一个山头上。

三

条条大路通延安。

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”

中国历史上，走、通、取、使的故事多得很。唐僧西天取经，走尽了千山万水，遭遇了九九八十一难。班超使西域，张骞使西域，为了沟通东西大道，走出了一条丝绸之路。震撼世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是打开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一切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，一切为了全人类

的解放！

从四面八方能来革命圣地延安，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，也是不容易极了。国民党到处堵截、扣留，有的人从河东渡过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，有的人从北边爬大沙漠钻过荒山，有的人昼伏夜出，在终南山险火喂了老虎。总而言之，不到延安心不死。

却说这高长虹老人，他既没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，徒步只身，从“雾重庆”，到顽固分子的魔窟西安，借口到阎錫山的二战区的“大后防”陕西宜川，打了一晃，又从斜刺里独闯，到底见到了宝塔，喝上了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延河圣水。

当时的延安，正被日寇隔黄河天险阻塞，又被国民党的五十万顽军五道封锁线包围着硬给箍住。

井冈山时代，蒋介石不让基本群众送粮食和盐，妄想把我们饿死淡死；如今我们陕甘宁边区有了三边的三宝：咸盐、臭皮、甜甘草。却不准驮盐的进出，又妄想把我们咸死。

高长虹就是如此这般地到延安来了。

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，消极抗战，反共却积极得很，掀起一次次的反共高潮。正在他这股逆流的潮头浪峰上，高长虹却勇敢地当了弄潮儿，千方百计地来到延安，拥护共产党来了，参加革命来了，壮大抗日的力量来了！

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，决定了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是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。为了这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，真个是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五四运动以来，李大钊、鲁迅许许多多知识分子，就是不断地求索。只有阿美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，才带来了曙光，人

类的黎明。

高长虹早年的文学道路，就是在不断的求索中渡过的，这有他的诗文为证，言为心声，诗言志。和他一搭儿并肩战斗过的一条战壕中的战友，狂飙社成员高沐鸿、尚钺、柯仲平，都参加了共产党，一直大胆地往前走，不回头。

这是一条弓弦的直路。高长虹却走了弓背，构成了一个之字形。他没有像刘少奇主席的诗中的一句：“人才西渡正纷纷，……”，也没有如周总理的诗：“大江歌罢掉头东，……”却飘洋过海去了。他的足印既印在资本主义国家，又印在殖民地的“悲惨世界”。到法西斯的魔窟中，也去剖析他们那黑肝花、脏心烂肺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到了大后方的“雾重庆”，亲眼看见了蒋介石分裂、投降、倒退的肮脏勾当。“不怕不识字，单怕货比货。”泾渭立分，他这才到底走上了金光大道，和他的老战友柯仲平又重逢了，又并肩战斗了，并且为革命奋斗到底！正是：

水流千江，终归大海！

四

花开万朵，单表一枝。因为我是文艺队伍中的普通一兵，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，还是“卖啥的吆喝啥”。当时的延安文艺界，正像伟大领袖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所批判的各种谬论，是各流派都在“百家争鸣”。

高长虹一到延安，便分配到一个窑洞。“民以住为地”，那地方在中央党校北边，党中央大礼堂附近，过了延河，便是杨家岭，党中央所在地。

蓝家坪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，简称“文抗”，像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，简称“鲁艺”。延安老百姓亲亲热热地称为“文抗家”，“鲁艺家”。

那年秋天，高长虹被周扬邀请，给“鲁艺”的学生们讲讲课。

热情的诗人，山东大汉赵自评又扯起一片吆喊声：“阁下们，狂飙诗人高长虹同志要和我们见面了，大家都到文学部院子里去听他讲课……”

随着，音乐部的从南边来了，戏剧部的从西边来了，美术部的从后门进来了……

男男女女同学，你拥我挤，争先恐后，大家闪出一个走廊，但见我们的院长笑嘻嘻地陪着一位比他矮一头的慈祥的老汉来了。那老汉乍一看，像南极仙翁，敦敦实实的个儿，健步走来。

周扬以他学者固有的风度，先咳一声：“高长虹同志，大家老早就闻你大名了，今天请你给大家讲讲话。”

高长虹望了周扬一眼。周扬首先鼓掌，当下刮起了一片树海松涛……

高长虹，他已经没有山西那醋溜腔调了，他说的是纯正的普通话。他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，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，只见他大声地说道：

“艺术就是暴动！艺术就是起义！”

为配合他的语言，他举起了右手，就像要暴动前的宣誓，像起义开始时的表决心。他看看周扬，又看看大家，不言语了。我们是熟惯了周扬的《新艺术概论》的大课了，也熟惯了长篇

大论的报告了。高长虹像一声惊雷，一道闪电，怎么就眨眼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像阵头雨。总当他先说个题目，后边是“辞源倒流三峡水”。他写文章条理分明，笔锋犀利，怎么搞的，今天他“卡壳”了。

周扬同志和霭地笑笑：

“请你多讲讲！”他是希望高长虹同志能给大家传授“武艺”。

谁能料到，高长虹同志，他又把原话重复了一遍，又嘎然而止。像琴弦刚弹奏时的试音，完全哑静了。

见此情况，周扬又带头鼓掌，陪同高长虹同志走了。

同学们乘兴而来，没有兴足。“家上十五口，七嘴八舌头”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……为啥，头一遭见这怪人。臧克家在山东临清中学的高足，作家邢立斌，这人俏皮得很，他就送给高长虹同志一个雅号：“高起义！”一下子流传开了，“高起义！”

高长虹周游列国，考察一切政治制度的优劣，临完选择了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”这一真理！他来到延安，大讲特讲“艺术就是暴动！艺术就是起义！”这正是他一语道破的艺术真谛。他不这样喊口号，那才奇怪呢！狂飙诗人，是有始有终，始终如一。

“高起义！”多么响亮的雅号！

五

在上海的左联党员和各地来的地下工作者，已经习惯了全党服从中央，由组织来安排岗位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从五湖四海来的作家、艺术家，有时还是不少人，却偏偏是“叫老

虎拉碾子——不听你这一套”。对待他们，慢说是陕北乡党，长征过来的老红军，就是我这位土包子，也看不惯他们那文人习气，我就不敢接近他们。

从到延安的迟早，先来后到排队：塞克同志来的早，他在边区，担任青年艺术剧院院长。起先在“鲁艺”，因为他是“导演独裁”论，而张庚同志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“演员创造”论，分道扬镳了。在革命圣地，真个是“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”，他们都排演出大型话剧，平分秋色，各有千秋。萧军中间来了，高长虹来的比较晚些。

高长虹顶叫人佩服的是他来延安后发表的歌颂党、歌颂革命、歌颂边区人民生活的作品。按说，他这位精通几国语言文字，直接可以读原文的诗人，应该更能直接从歌德、海涅、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雪莱、拜伦等那里学来欧洲形式了吧，其实才不！我曾为这问过他，他笑笑，看我这个青年诗人，又是自由诗派有成就的陕西乡党，他慢慢地和霸地说道：“你学了不少马列主义，怎么就没有懂得斯大林的名言：越是民族的，就越是国际的呢！”他说越是周游了列国，涉猎了世界各国的文化宝库，就越觉得全球各民族的大花园中香花千姿百态，中国的牡丹花顶鲜艳！他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并且点点头。

高长虹来了，以柯仲平为首的民歌派诗人阵营更加强大了。高长虹善于使唤地道的中国古老的传统诗的语言、手法，他说了不算，做给你看，推陈出新，做到雅俗共赏，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。他们民歌派是正宗的中国派，民族形式。你看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诗人。在革命圣地延安，又刮起了崭新的狂飙。

六

我这个人，总愿同志们团结。像著名散文家、诗人李又然的警句：

同志和同志之间，
是星光和星光之间，
不是互相磨擦，
而是互相照耀。

还有，这就是不拿别人的成见当自己的成见。

起先，我怯生，被他们的名气“威慑”住了，觉得窘得很。斗胆一接近，哎，他们是非常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的。是人们自己把大人物神化了的。我一发掘他们的宝库，学问大，知识多，尤其是高长虹，知识非常广博。我不是空口说白话，有他的诗文为证。

正像鲁迅是深刻了解旧社会的万恶的，因而他“反戈一击，易中要害”。这就像中医大夫品脉一样，望闻问切，得首先了解病情，然后才能对症下药。高长虹不光深刻地认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罪恶，他还漂洋过海，去考察了不少的各种制度的国家，分析、鉴别，过了筛子又过罗儿，最后到了延安，创作了歌颂党德党功的诗篇。当时，正是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以后了，借这强劲的东风，实实在在的创作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品。

毛主席号召搞大“鲁艺”，河南大汉、诗人林沫在“鲁艺”所在地的桥儿沟大街上的十字路口，立起了一块木板，编出街头诗墙报。“鲁艺”的诗人多得很，我们分头催稿，大家都投入到

这一高潮中来了。向高长虹索诗的任务，当然落到我的肩头。他是有求必应的，他的不少发表在延安报纸刊物上的诗篇，首发式常在街头举行。这是一条东西大路，车来马去，人至客往，都来在这搭，先睹为快，鼓舞了人民。头一篇总是高长虹同志的民歌体诗，人民欢迎。高敏夫在桥儿沟老乡编的墙报上就时常发表佳作，他本来是街头诗的倡导者之一。

柯仲平夫人王琳催我写了柯仲平的纪念文章以后，没人催我，我自自然然地提笔写长虹老人的音容笑貌。人啊，总是少年时代孱弱的幼苗，对那时的风雨滋润，时常铭记在心。我能自学成材，一点儿不掺假，是高长虹老人家的影响，他虽没灭江南才子的威风，端的长了我们北国人的志气。写到这搭，一首民谣自己闪了上来，正是：

山是谁来开，
树是谁来栽，
高长虹，
栽了梧桐树，
惹得凤凰来。

七

1953年春，我从鞍山返沈阳，住在潼关街东北旅社东北局招待所三楼斗室，进行创作。我从早年就有一个心愿，要为工人阶级创作一部长篇叙事诗，不让歌德、拜伦、普希金、莱蒙托夫等专美于前，要和他们媲美。他们刻画的是贵族，我要在这历史舞台上演工人阶级。为圆这个梦，我深入抚顺、本溪、鞍山搜集素材，尤其是青训班同学，陕西郃阳乡党张昭当党委书